

# 一蓑烟雨

YISUOYANYU

李贺文◎著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# 一蓑烟雨

YISUOYANYU

李贺文◎著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蓑烟雨 / 李贺文. — 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 2008. 8  
ISBN 978-7-225-03232-0

I. 一… II. 李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36422 号

## 一蓑烟雨

李贺文 著

出版发行: 青海人民出版社

地址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

电话 总编室(0971)6143426

发行部(0971)6143516 6123221

印 刷: 秦皇岛市昌黎文苑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5.125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000 册

书 号: ISBN978-7-225-03232-0

定 价: 29.80 元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印刷厂联系)

# 山水行程与精神朝圣

海 津

山水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有着特殊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蕴含。山水在中国文学中总有着挥之不去的情结，它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座精神家园。山水行程，总是中国文人不可或缺的一门功课。

许多作家以各种方式的行走，来寻找创作的灵感。或者，在行走的过程中，完成创作的准备。甚至，也有人认为行走是作家用身体写作的一种方式。李贺文是一位多年工作在第一线的资深教育工作者，近年来，他以强烈的文人情结用大量的文字，记录了他在山水行程中的心路历程。他的第一部散文集《月涌大江流》出版后，得到广泛好评，时隔不久，我见到了他的又一部力作《一蓑烟雨》的手稿，细细读过之后，让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面对美丽的山水大地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蕴含着的厚重的历史文化中，一颗正直、坦荡、谦和、敬畏、忧患的心灵跃然纸上。由于工作的关系，近年来我接触到大量的游记作品，其中虽有精品佳作，但总体上平庸肤浅，能够让人在隽永的文字与深刻的思索中，达到阅读快感而恣意纵情于美丽山水之中，让人眼前一亮心中一动的作品，仍属凤毛麟角。

“厮守一方净土，怀抱一份宁静，给浮躁的心灵寻找一个温馨的家，让心有所归依，不再流浪。”“青山爱我，我爱青山。”这是李贺文对大地的感悟。一方水土对于一个人绝不仅仅是身体的必需，同时更是精神的皈依，尤其中国文人。有人说，

山水有了文人的眷顾，便不再孤独；文人有了山水的情愫，也不再寂寞。山水有了文人便多了一份情调，一种韵致；文人有了山水则多了一种风情，一个知音。

滚滚红尘之中，山水给人一种超脱，一种放达。在大自然面前，作为个体的人，是何其渺小，人生又是何其短暂，当你沉溺于功名利禄之中的时候，你却浑然不觉。只有面对山水，你的心胸才会豁然开朗，你的心性才会瞬间明澈。于是才有王徽之“散怀山水，萧然忘羈”的境界。于是在李贺文这里，我们才看到了《“寻根岩”前的感动》，看到了《赏花桃花坞》《疼痛的苗寨之旅》《白桦泪》《醉游九寨沟》《对视雪山》《牯岭独徘徊》《赏读都江堰》《闲品峨眉》等等。

山水不仅仅是视觉的审美对象，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，它勾勒出中国文人或曲折或直达的心路历程，道出了文人的道德情操与追求。大自然之中的山水，成为仁人君子理想品德的物化寄托。《论语·雍也》中说：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。知者乐，仁者寿。”孔子的学生子贡曾问他：“君子之所见大水必观焉者，是何？”孔子说：“夫水大，遍于诸生而无为也，似德；其流也埤下，裾拘必循其理，似义；其洸洸乎不涸尽，似道；若有决行之，其应佚若声响，其赴百仞之谷不惧，似勇；主量必平，似法；盈不求概，似正；淖约微达，似察；以出以入，以就鲜絮，似善化；其万折也必东，似志。是故君子见大水，必观焉。”大自然的流水，在孔子的心中，具备君子一切美好的品德，山水被赋予了一种高大的人格力量，成为仁德君子的化身。所以，无论自然之山水、画中之山水、胸中之山水，都是心灵的寄托，都是理想的境界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李贺文对山水大地的情有独钟便不难理解了。

文人的心中更多的是一个理想的世界，然而，现实与理想总是有着巨大的落差，在理想的彩色光照之中，现实则更加功利，更加残酷，更加多面。面对这一切，李贺文写道：“生命的率真，人性的自然，已被功名、势力、关系重重包裹，感知世界的心灵已结了一

层厚厚的痂痕，探索创新的欲望便在这重重包裹中日渐萎缩。生命的激情便也在这种压力下日渐弱化（《香山半日》）。在心中一直景仰的历史名胜面前，他感慨道：“意境早已被物欲填满，诗意也已被铜臭取代。”“自然诗意的缺失，使我只有向历史深处去探寻她的精彩之处（《初登滕王阁》）。”于是，李贺文的精神视角更多地在水山之中朝向了历史的更深处。“站在戚公的塑像前，默默地三鞠躬，融进了我们的理解、敬仰和对世事沧桑的无奈与彷徨！同时，也让我们切实感受到英雄气短、泪满襟衫的遗恨（《戚公像前三鞠躬》）。”自叹“人生长恨水长流”的李煜，让他“常常读得泪流满面。一是为他的遭遇，一是为他的才情（《千年浩叹》）。”面对一个个历史片断，李贺文不仅在王家大院寻找诗意，更把目光转向圆明园遗址，在那里《拾一把苍凉》，在红山嘴，在林则徐的塑像前，更由衷地发出对人生的慨叹。

李贺文一路趟过历史的河流，仿佛苏翁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般的从容与淡定，我们更能感受到他在传统的历史文化积淀面前的虔诚与敬畏。他是怀了一种朝圣的心情，走过被悠久的历史文化浸淫着的山水大地的。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个精神的高地聚拢起这个民族的目光，使这个民族永远也不要失去心中的神圣感、崇高感、正义感，永远也不要失去荣誉感、耻辱感，永远也不要失去道德的力量。李贺文写道：“人在天地之间，肉体是可以独立支撑的，精神却不能，精神绝对需要皈依。那无助的心灵需要一个家，一个集体，需要一种友爱，一种关怀。对一个文明人而言，最能摧毁他的，不是贫困，饥饿，也不是战争，而是心灵的彷徨与无家可归（《拜谒南山寺》）。”面对物欲横流的大千世界，我们无法不感叹，我们失去的太多了。

“以古为鉴，可知兴替。”对历史的敬畏，会让人对现实更加忧患，会让人更增加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在王家大院，“流连于大院内，我自然想到了当前的教育，我以为，无论是社会、学校，还是家庭，当今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个温馨、和谐、浓郁的文化氛围。社会、学校、家庭都成了金钱的俘虏。地方官员成

了GDP的奴隶，学校忙于创收，家长终日为钱而奔波，成人们在这种短视中获得了某种满足，孩子们则成了这种社会短视的集体牺牲品。从小缺乏人文素养的滋润、传统文化的熏陶，日后他们能成长为参天大树吗（《诗意盎然的王家大院》）？”在圆明园遗址，他思索着：“造成清末积贫积弱的另一原因便是教育，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，造成了中国社会严重的‘官本位’思想，读书为做官，读书成了做官的敲门砖。而自然科学则普遍不受重视。教育的落后导致科学技术的落后，而科技的落后造成了国势的衰弱。‘教育是唯一的政治安全’，这是美国军事家振聋发聩的呐喊。”这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的忧患意识，更是一个文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责任感。

李贺文言语不多，为人朴实、真诚、稳健，他是个至情至性的人。一花一鸟可以让他动情，一人一事可以让他感怀，一个朋友的离去，更让他的心久久地痛。他的性情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文字之中，读来令人心中颇不平静。

在这个集子里，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李贺文的文字更加细腻、更加隽永，也更加灵动了。在《千荷湖畔……》中他写道：“姑娘的琴声，勾起我对荷的联想。一位名人曾说过，翻动一片荷叶便翻动了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。据说屈原爱荷如命，诗中多以香草美荷自喻。国破家亡之后，站在汨罗江畔，眼前的粼粼波光恍若晶莹的荷花。愤怒一跃，三闾大夫便自植为荷，摇曳在历史的痛处。”诗一样的语言让人享受着阅读的快乐。

山水，承载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于是，这山水便厚重起来；历史，在美丽的山水之中镌刻下来，于是，这历史便清晰起来。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永远是中国文人的梦想，李贺文已经走了很远，读了很多。

# 写意山水间

刘立勤

在行走中思维，在行走中梳理情绪，在行走中构建意境——大约，贺文属于这样的写作者。

贺文饱览名山大川。山水风光汇集眼底，迸发他的创作激情，他再把这激情、把这激情所营造的艺术氛围还报给风光山水。他写山述水，情蕴于胸中，意放纵于笔端。其间，重的是情、浓的是意、开阔的是感悟，少有对景物的精雕细描，像中国画中的大写意。由此，他的文字中，山挺拔起凛凛风骨，水流淌出悠悠新意，闪烁着由感性升华为理性、为哲理的光彩。他的多数篇章，有山水，必涉及风物、人情。在他乡异地徜徉之时，于跋山涉水之途，一个人、一件事、一处景致、一件风情，融入他的思想；寻幽探古之际，古往今来，游走于他的胸怀。

如此说来，贺文的游记就不是一般的纪游文字可以比拟的了。

我所谓的，从这部文集的开卷之作，《“寻根岩”前的感动》中，似可窥其之一斑。且就着贺文的书稿，抄上一通，多少节省点儿我“命题作文”的精力。

“崖顶一株榕树的根系，穿过三十米高的岩层，由距谷底十米处的岩石隙间钻出，缘壁扎到水潭边，为高高在上的崖巅的老榕提供着水份和养料……”纪黄果树瀑布之行，山、石、溪流……贺文只是寥寥数笔带过。他大书特书的，是“坚忍不拔，



把力挤进山岩，生生把岩石穿透，去探索生命的源头”的“榕树之根”。情景交融之刻，“泪眼婆娑”之时，他诗兴大发：“你是力的刚强外化，你是不屈意志的物质诠释！”至此，笔峰一转：“看着那节包凸起，伤痕累累的树根，我想到了家乡辛勤劳作的叔叔、伯伯们那青筋暴起的手臂，想起了他们那苍老的古铜色的脸。”再至此，他忆起了“四十多年前”，为修建一座水库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“把家迁至贫瘠的山坡上，无怨无悔地开垦荒地”，艰难度日的情景。“李绅的悯农情怀，杜荀鹤的痛苦沉吟，白居易的向天而歌”——提到家乡，提到父老乡亲，他又畅想到“历代仁人志士”对农民的“悲悯之情”。并由此生发开来，高唱出一曲父老乡亲的赞歌：“农民又是异常顽强的。数千年来，他们始终沦为社会的底层，犹如飘落天涯的一粒粒草籽儿，只要有容身之地，哪怕是悬崖石壁间、荒坡野岭里，只要有雨露和阳光，便总能生根发芽，盎然出一片生机。”直面现实，见地独到。一路道来，入情入理。

本是信手拈来，我却一下子想起一件趣事。大约两三年前吧，我在职当报纸副刊编辑的时候，贺文寄来这篇《“寻根岩”前的感动》。我浏览了一番，勾抹了几处笔误，准备发稿。身边的一位仁兄拿过去看了一眼，忽地惊叫起来：“农民？把农民说得那么惨……这都什么年代了（大意如此）！”云，云。如此，如此。令人哭笑不得。

一笑而已。

我是“信手拈来”，贺文却是拿这篇文章开卷。且不知，贺文何意。

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，贺文足迹所到，文化、文明的传播和走向，成为他关注、思考的一个焦点。游古城丽江，他探求东巴文化的渊源，从纳西族人民的古老文字中，读出了“对生活的热爱，对未来的憧憬”。进而，发出疑问：“在现代文化的侵袭下，古老的东巴文化还能支撑多久呢（《走进丽江》）？”访苗寨，看着苗家孩子们“渴求的目光”，得知他们寒酸的生活和就学条件，他的“心里沉甸甸的”。离开苗寨时，“一行十几人，每个人的眼里都闪着泪花（《疼

痛的苗寨之旅》)。”在这里,在这部文集的诸多篇章中,贺文怀着一颗文人敏感、易感的心,展示出他强烈的忧患意识。

贺文性情耿介,为人坦率、豪放,对朋友竭尽真诚。写到这里,我不能不提起《泪眼诘问不语花》。登祖山,访稀世植物品种天女木兰,他油然忆起,数年前,与一位友人同赏这“冰清玉洁的孤傲的花之君子”的欢欣情景。而今,青山依旧,白云依旧,天女木兰绽放依旧,友人已然不在!“孤独的我不禁心潮汹涌,热泪潸然。”人不在,情长在;花不语,心相通;情到浓处,人无言,花泣泪!“朋友啊,你在哪里?”贺文送我书稿之初,捧读这篇文章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今天,谈论这篇文章,我的一颗心又一次沉重起来……打住罢!

在行走的过程中,贺文总是让自己站在一个高处,放飞出思维的触角,审视着、品味着山川、河流、风物、人情。在写作中,许多时候,他反复拆合含蓄于山水之间的历史与现实,以叩问和畅想社会与历史的进程,以及萦绕于其间的是非功过,从中,探求文明和文化的核心。文集中,如,《戚公像前三鞠躬》;如,《千年浩叹》;如,《风干的历史碎片》……读来,不仅赞叹他的敏于行、勤于思,他内心世界之丰富,还可领略其深厚的文化功底。此类文字,占据了文集的大部篇幅,恕我不一再“拈来”了。

一部《一蓑烟雨》,分《感悟大地》《历史回眸》《名山秀水》《沐浴禅雨》《香魂一缕》五辑,凡五十九篇。内中,除三五篇或回味往事、或描述日常生活的短章,均为纪游文字。其行文,或如飞瀑急流直下,一泻到底;或似山间清溪,曲折迂回而至坦荡……许多篇章,充盈着诗性的、精辟的论述。语言干净、利落,比拟形象、自然,成文富于诗的节奏和韵律。从中,足见贺文锤炼文字、驾驭文字的功效。

在“大随笔”、“文化散文”风行不歇的文坛之当今,贺文以精短的篇幅,以游记的形式,拓展着随笔的领地,阐述着、张扬着文化,丰富着文化的内涵。我以为,称他的游记为富于文采的随笔,或,称其为经高度浓缩而愈见其丰厚的“文化散文”,似不为过。

少小时，我曾学习绘画。弃之四十余载，从单位“内退”（说得好听点儿，叫“二线”）后，竟又摆弄起画笔来。有朋友问：“一不从师，二不拜教，间隔了这许多年，人都老了，你如何画得出个名堂？”答曰：“鄙人是因了时常坐得腰疼，伸胳膊撻腿地玩玩儿。名堂么，从没想过。运起笔来，那叫‘随心所欲’。”本是论说贺文的事儿，字里行间，却老要冒出个“我”来！就得正正经经地说道一句了：一个搞艺术的人，若是去除了功利之念，常怀一片淡泊的心境，为画，可随心所欲；为文，亦可随心所欲。贺文的诸多文字，令我隐约读出了这一点。确否？

《一蓑烟雨》即将付梓之时，谨以此文，略表我的祝贺。同时，期望贺文有更多佳作问世！

2008年4月 于秦皇岛

# 才思巧赋天工韵 笔墨频书俊逸图

张义纯

记得三年前，正值果熟瓜香的金秋季节，挚友李贺文先生的散文集——《月涌大江流》出版面世，悉心拜读之余，我曾为其吟绝句一首，以示嘉勉：

寒暑笔耕苦亦甜，新书付梓共君欢。  
今朝刮目贺文面，瞩目华章续新编。

贺文果然不负众望。当春花第三次开放之际，他把第二部书稿《一簑烟雨》又放在了我的书案，对于他的勤奋与执著，我感佩至深，钦敬之情溢于言表。

我欣喜，读贺文的散文是一种享受。那种感觉如品香茗，韵味无穷；如饮琼浆，甘美酣畅。其诗情画意，给人以愉悦和美感；其精辟见地，给人以昭示和启迪。正所谓“情景妙合，自成高格”，怎一个“美”字了得！

伴随作者游历名山秀水的足迹，我们走进了贺文精心营造的精神画廊，去赏读“都江堰”，醉游“九寨沟”，拜访“南山寺”，感动“寻根岩”，醉卧“阿斯哈图”……令人赏心悦目，美不胜收。

作者并非仅仅满足于此，他念天地之悠悠，抒怀古之幽情，穿越历史时空，又引领我们去拜会先贤诗圣，有幸作一次历史回眸……春谒“杜甫墓”，天宝山麓拜“青莲”，三苏故里访“坡翁”，望江楼畔觅“香魂”……令人感慨，令人唏嘘，彰显出唐诗宋词的永久魅力和绚丽风采；而读了“初登滕王阁”，“疼痛的苗寨之旅”，“拾一把苍凉”，亦或是“载酒时作凌云游”……你会触摸到作者无时无刻不在忧国伤时悲天悯人的赤子情怀，自会引起共鸣，为之动容，为之钦敬。

贺文笔下的游记，不仅是向读者展示靓丽的画面，更为可贵的是以他独特的艺术视角审视百态人生，启迪读者去发现、去思索，进而与作者达成共识，收到预期的艺术效果。

总览全书不难看出，作者饱读诗书、阅历丰富、博闻强记、知识渊博。他引经据典，信手拈来，诗文合一，天衣无缝，是那么妥贴熨致，熔瑰丽诗文、典故轶事于一炉，给读者以多层面的鉴赏与感悟，既丰富了见闻，又增长了知识，获益匪浅。

作者李贺文先生，是一所名校之长，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本力作，是他在严谨治校之余，辛勤笔耕的丰硕成果。我与贺文感情甚笃，对他的人品、文品推崇有加。大作面世之际，我不揣浅陋，敬献作者一首七律，以示贺忱：

礼贤下士美名著，治教有方众望孚。  
桃李幼林心血育，杏坛秀木九州输。  
才思巧赋天工韵，笔墨频书俊逸图。  
仰慕吟诗呈挚友，新书付梓贺文儒。

2008年春月于寂寞斋

# 山水寄文心

滕运林

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。”

近几年，利用假期和出差的机会，李贺文走了不少地方。读罢他的这本《一蓑烟雨》我由衷地感到，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也难怪贺文兄能写出这么多借景、借史抒怀的好文章，功夫在文外，贺文有着渊博的学识和丰沛的才情，才能以山水为媒，而这些游记散文只不过是他就此所进行的交融与释放。

一个人文化素质的高低与雅俗，均能在其作品中反映出来。李贺文的游记散文颇具个性色彩，这来自他的性格、气质、学养和人生，当然也反映了他的性格、气质、学养和人生。散文是文字的艺术，没有相当的文字功力，难以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性情。贺文有较高的审美能力和敏锐的艺术悟性，或自然抒怀，或历史述说，或论事议人，皆能娴熟地运用比拟、映衬、对偶和排比等多种修辞手法，将古今语言熔于一炉，词汇丰富而准确，而这种审美情趣与表达能力的具备和提高需日积月累、循序渐进，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奏效。

“阿炳是时代的弃儿。谜一样的身世，无情的疾病，世人的白眼，被欺侮的现实，使他陷入了身心的双重黑暗，他把对生活、生命、人世的理解融入那双瘦骨嶙峋的手及手指那敏感的神经，凝聚在二胡的琴弦上，从而鸣奏出内心的苦闷、无奈、彷徨却又不甘沉沦，不愿被践踏的愤怒抗争与不屈的呐喊（《阿炳·二泉》）！”

诸如一提到阿炳，许多人大概都会不由地想到他的那首令人荡气回肠的《二泉映月》，可一年又一年到过无锡锡惠公园的人多了，有多少人能真正走进阿炳的内心世界？又有多少人能从身世、生活和苦闷等多种角度，对阿炳这一民间音乐家进行深刻的人文解析？不一一列举，仅这段文字就让人从中不难体味到，贺文的文章底蕴深厚、沉郁冷峻、真挚清雅、文采斐然，而这一切在集子中，是随意择其一文便可窥见一斑的。

当今社会人多浮躁，在紧张的物质忙碌之余，能从从容容地保持一颗平常心态去进行精神的追求，对很多人来说已属奢侈。许多人即便喜欢旅游，也往往是浮光掠影，只为达到“到此一游”的目的。为了看风景而看风景，而很少在风景中思考，去领略其中的文化内涵。“大地假我以文章”。可贵的是，贺文每到一处皆能以历史和哲人的眼光去打量眼中山水，看山不只是山，那是融入了文化的历史；看水也不只是水，那是汇集了人文灵性的思流。凭借着自己的文化底蕴，他在名山秀水中用心灵去感受风土人情，感受历史风云，陶冶自己，沉醉自己。如果说山川人物和名胜古迹是人类的一道精神盛宴的话，那么他这位“美食家”在广泛的品尝之后，还要从色、香、味、形等多种角度对其一一进行认真的点评。瞧，这弥漫着诗味的文字有多美：

“李煜去了，但他的词却以一种独特的蕴含着凄凉的悲苦之情，闪耀在中国文学的天空……千年已过，历史的李煜已无处可寻，但艺术的李煜却鲜活地活在我的脑海中！透过栅栏，我看到一枝腊梅已迎风怒放（《千年浩叹》）。”

“滕王阁是中国政治、经济的一个晴雨表，是历史留给后世的一串曼妙的同题歌舞，也是唐诗宋词的一个精美韵脚（《初登滕王阁》）！”

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”也许是受他的文章的浸染和感动，不知怎的我在品读他的这部《一蓑烟雨》时，脑中竟不止一次地呈现出这样一幅画面：一个身材高大而又英俊的汉子，带着一颗爱思索的头颅，不仅正诗意地在大地行走，而且还不时地

驻足、回眸和凝思，并与无数历史人物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视和对话。

《一蓑烟雨》这部集子有一鲜明的特点，那就是文与史、情与理、言与韵交织，情识兼备，有诗的秀美，史的厚重；也可谓是用美文讲述历史，是作者自己的“百家讲坛”。从《“寻根岩”前的感动》、《白桦泪》、《醉游九寨沟》、《对视雪山》、《戚公像前三鞠躬》、《人生何处得圆满》等诸多篇章中不难看出，作者不仅将史与思进行了有机的组合，而且其真实细腻、纵横捭阖的笔墨，还挥洒出了历史的凝重和美文的灵韵。

“教育是唯一的政治安全”，美国一军事家曾如是说。顺便提一下，贺文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，在许多人越来越关注眼前实惠的今天，无疑是受职业的熏陶和影响，他在《走进水门寺》、《拾一把苍凉》、《疼痛的苗寨之旅》等文章的字里行间，就国人的价值取向与教育等问题，还抒发了自己的忧和思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，作者有爱国爱民的良知和忧患意识—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。

阅读《一蓑烟雨》深深感动我的除了文章，还有就是贺文的勤奋和执著。身为一所重点中学的校长，各种日常事务缠身，其时间之紧是可想而知的，然而忙里偷闲的他继散文集《月涌大江流》面世后，间隔才几年竟又推出了一本新著，这得需有怎样的精神和毅力呀！散文不易融入市场运作，一般的人很难从此道致富；有人甚至还会说他这是在没事找事、自讨苦吃。就此我想起了二千多年前，在濠水桥上的两位哲人的有趣对话：

庄子说：“白鱼游来游去，优哉悠哉，多么快乐呀。”

惠子说：“你不是鱼，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？”

庄子反驳道：“你又不是我，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？”

贺文虔诚地守望着自己的精神家园，与文化有着“浓得化不开”的情结。借助山水和文字，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感悟着历史，感悟着人类，感悟着人生；也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解读着历史，解读着人类，解读着人生。在《拜谒南山寺》一文中他这样写道：

“迎着观音菩萨的目光，我感到了自己的脆弱，人类的渺小。人在天地间，肉体是可以独立支撑的，精神却不能，精神



绝对需要皈依。那无助的心灵需要一个家……”

山水寄文心。大千世界，芸芸众生，人的追求和活法不可能都是一个模式。无论到了什么时候，人毕竟不能只属于物质。透过这段文字令我意识到，贺文有真性情并不乏生存睿智，是一个有个性的人，一个有思想的人，一个孤独的人，但同时也是一个有抱负的人，一个有成就的人，一个很幸福的人。

我非常喜欢贺文的文章，并就此称道了一番。因为是朋友，无论对错，我有话就说不想在心里憋着。窃以为，在如有可能的情况下，有的文章最好多少再往“俗”和“口语”上靠一点。一己之见，心里咋想就咋说——不知贺文兄是否认可我的解读？

2008年4月9日于北戴河